



## 被时光养成的习惯

◎山蒙

我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养成了一些新的习惯，和年轻时不太一样了。

狭路上碰到迎面来人，我会不由自主地靠边，让路而行；人多的时候，不会再与人争电梯，宁愿等下一趟，或走楼梯当作健身。曾经喜欢热闹和应酬的我，现在可去可不去的饭局，一律不去，不熟悉的人，没兴趣便不去套近乎。下班爱回家，更喜欢安静地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

越发不惧独处，宅家的时间明显增多。时下三伏天，我闲时就坐在阳台的茶桌旁，守一壶茶，眺天色晚看云，坐等风来，静闻

翻书声。越发关注健康。养生先养心，心静则身安。年轻时我喜欢熬夜，有过20多年晚睡的习惯，现在虽然还没能做到早睡，但一定在晚上12点前上床，不看手机不看书。

当然，我也不是只宅家不出门，我钟情定点旅游，放松身心是生活必选项。爱和家人同去，专挑人少的地方、小众的景点。远的就直飞过去，近的就自驾去，尽量不折腾，不暴走，不为打卡刷屏，更重休闲体验。有个黄金周，网红景点热闹非凡，我专门找了一个千亩茶园，人少景美，我和妻在山水茶香间过了一个安逸的假日。与年轻时相比，最大的变化是变得淡然宽

心，用个时髦的说法，是与生活达成了和解。原谅了爱人的唠叨，原谅了孩子的调皮；不再介怀别人的看法，不再介怀好友的远离；不再紧盯别人的收获，不再预支未来的烦恼；不再惋惜某些错过失去，不再得意那些成功拥有。现在的我，以简单为好，家居简洁，不断坚定着清减身外之物的想法。在为生活做减法之余，我也在为情感做加法，尤其是亲情的分量在加重，陪伴家人成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。

被时光养成的习惯，与一个人的经历变迁、心态变化有关。中年的我，更想活出一个真切、通透、健康的自己。

## 少年的县城

◎李晚

那时我对县城充满迷恋，做梦也在县城马路上游走。梦里，我在马路的步履也是高一步低一步，远没有我走在乡下田埂上那么自信，好比拉二胡的弹钢琴，有一种找不到节拍的慌乱。

县城，对于一个乡间少年来说是自卑的。县城的霓虹灯，它对一个少年闪烁着高贵的光芒，县城不高的高楼，恍若矗立在云端。

县城里住着我亲戚家，就是我表姨家。表姨是我爸爸的表姐，大脸盘、双眼皮、微胖，一看就是有福之人。表姨确实有福，表姨父是县城一家企业工会主席。有一次，表姨和表姨父来乡下，给我家搬来了整整两大箱肥皂，吓了我奶奶一跳。表姨父摆摆手说，小事儿、小事儿，厂里工人的福利品。那时，正值乡下稻子成熟，表姨父背着双手气宇轩昂地去稻田巡视，遇见劳作乡人，表姨夫就问候：“你们辛苦了啊！”

我9岁那年冬日的一个星期天，我的一个篾匠堂叔去县城卖竹编品，就是篾箕、簸箕、竹锅盖那些工艺品。堂叔对我妈说：“弟媳妇，侄儿今天去县城陪我卖东西，也顺便去老表家走走。”我妈答应了。

临走前，我妈再三叮嘱，去表姨家，要懂礼节，不该说的话不说，吃饭时不要猪拱食一样把头埋在碗里，嘴巴还发出吧唧吧唧响。我点点头，满口答应。

徒步3个多小时的山路，乘坐水上小客船过江。我个子矮小，堂叔同售票员讲价，我这侄儿身高还不到1米2，半价行么？长辫子的售票员略微抬头望了望我说，我没看到坐船也要半价的文件。堂叔再次问，能半价么？售票员发脾气了：“到底买还是不买，不买的话你们游泳过江到县城去。”堂叔不再吭声，他买了两张票。

小客船在江中央鸣笛，江雾正浓，堂叔突然打了个冷噤，腿直晃。堂叔叹了口气，他对我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侄儿，你要发愤读书，今后要来县城谋一个工作，我到时来县城，也有一个歇脚的地方。”我对堂叔说：“叔，我会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”堂叔突然面对江水，哈哈大笑。

在县城巷子里的市场，堂叔摆上竹编农具。他耷拉着小脑袋傻等，也不吆喝一声。一位提着菜篮子的富态妇女把篾箕提起反反复复看后，冷冷地问：“咋卖？”堂叔闷声闷气说，你随便给。妇女报价：“1块5角钱。”堂叔说：“行。”于是成交。那妇女掏钱后正要迈腿走，突然抽了抽鼻子说：“哎呀，啥子酸臭味，好难闻。”她捂着鼻子匆匆离开。我见堂叔的小脑袋往脖子里面直缩，一会儿后他问我：“侄儿，你不是快闻到了？是我身上发出的臭气。”我抽了抽鼻子说，叔，我没闻到。

快到中午了，还有两只篾箕没卖掉，堂叔说：“不卖了，留给你表姨。”于是我和堂叔穿过巷子过马路，直奔马路。在巷子与马路交叉路口，我看见一名少年背着关公大刀，旁边一个男人牵着一只红鼻子猴子。少年眼睛里露出忧郁的光，中年男人眼神空洞。堂叔说，出来卖艺的。堂叔又叹气说，那个娃儿好小哦，就出来闯江湖了。

马路上灰尘滚滚，有货车按着喇叭飞驰而过。马路边电线杆上，站满了密密麻麻的鸟儿，它们叽叽喳喳叫着，听起来显得七零八落，没有乡下树林里那么婉转悦耳。堂叔说，说不定就是我们老家乡下飞来，何必来城里赶热闹。

表姨的家，在巷子里的黄葛树边。粗壮黄葛树，盘起根须爬满墙壁，远远望去如巨爪攀爬。表姨说，来得正好，马上就要吃饭了。表姨父正躺在藤椅上看《参考消息》报，我弯下腰隐隐约约看见某卫星坠落于加拿大的新闻字体。我很好奇，起身说：“姨父，给我看看。”表姨父迅速把报纸一下挪开说：“小娃娃，看这种报纸是需要级别的，你还不行。”堂叔赶紧打圆场说，是的，是的。

我和堂叔在表姨家吃完了饭，告辞回家，表姨也没留客。她说，乡下忙，是该早点回去。在一条巷子里，只见电线杆上挂着一处叫“顺全澡堂”的醒目招牌，堂叔顿时来了精神：“侄儿，我们在城里吃了饭，还得在城里洗一次澡。”我连声答应，要得、要得。

我和堂叔脱掉长裤，来到热气袅袅的大澡堂。我和堂叔站在喷头热水下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赤身裸体的堂叔，那年他52岁。我看见，堂叔的身子，根根骨头快撑破瘦瘦皮囊了；我看见，堂叔后脖子上，有一个凸起的大肉瘤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匍匐在土地上长期劳作劳伤压迫所致；我看见，堂叔老南瓜一样的小脑袋在雾气中左右晃动，他抬手换左手在脖子上上上下下下来来回回地搓洗；我看见，堂叔在自己身上搓啊搓，搓成的泥在身子骨上形成蚯蚓爬动的形状；我看见，堂叔仰头、张嘴，他喝下几口喷头下的热水，腮帮子颤动不已，堂叔在洗嘴洗牙，尔后低头，“哗、哗、哗”地朝澡堂地板上吐下。

我和堂叔出了澡堂，他那破成窟窿的棉裤里似乎还冒出啾啾的热气，回来路上，堂叔嘴里不停地哼着什么歌。“这次进城洗澡，洗完安逸了，身上也没啥怪味了。”堂叔说。

我18岁那年，到县城工作了，患肺癌的堂叔已离世。堂叔，我多想请你在县城洗一次澡，吃上一顿饱饱的回锅肉。

当年少年眼里的县城，而今早已成长为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。但归来已不是少年，中年男人油腻的心，那老去的故土村子，成了他在城里的袅袅乡愁。

## 名家名句

▲所谓“聊得来”的含义其实是：读懂你的内心，听懂你的说话，与你的见识同步，配得上你的好，并能互相给予慰藉、理解和力量。

——铁凝

▲太阳未出时，全世界都像是一个梦，唯有月亮是真实的；太阳出来后，全世界都真实了，唯有月亮像一个梦。

——李娟

▲读而未晓则思，思而未晓则读。

——朱熹

▲凡是较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，毫无例外地都是利用时间的能手，也都是决心在大量时间中投入大量劳动的人。

——华罗庚

▲成长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如意，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和别人相比。不看别人，只看自己是否有获得，那么幸福感每天都是满满的。

——刘同

▲一个人倘若只有外在生活，没有内心生活，他最多只是活得热闹或者忙碌罢了，绝不可能活得充实。

——周国平

我至今记得，多年前有次在江西师大附近的小店吃凉粉。南昌夏天极闷热，且早晚温差小，白天有多热，晚上仍有多热。到夏天，街边各种凉粉、刨冰店，顾客盈门。那次我和朋友就在师大对面一间小店叫了两碗冰凉粉。之所以印象深刻，是因为我平时很少在外吃凉粉，也许是因为觉得没有凉粉能比父亲做得好吃。

故乡浙江金华兰溪的凉粉与南昌做法不同，或准确地说，配料不同。每至夏天，父亲常在家做，将超市买来的黑色盒装凉粉原料，或是白色的番薯淀粉，按比例调好水，倒进锅中煮。关火冷却成凝固状后，父亲便用水果刀把凉粉划成工整的小块。

做凉粉前，父亲会提前用薄荷叶煮一锅水，放进冰箱。等凉粉冷却后，将凉粉盛进浅绿的冰薄荷水中，加几勺糖，还有一勺必不可少的陈醋。若是用番薯淀粉制成的白凉粉，便添米醋，以保持其晶莹剔透。

一碗凉粉下肚，暑热消退不少，听父亲说起他心心念念的故乡。在兰溪小城，他童年做凉粉的食材是木莲粒，别名“木莲”。用纱布包起晒干的木莲籽粒，在井水中揉捏，直到水变黏稠。等黏稠的汁液自行凝固成糊状，以沸水煮

熟，以井水冷却。“老一辈金华人都知道，莲花井边的凉粉，清凉爽口，是夏天最难忘的美味。”父亲说。

无论黑凉粉，还是白凉粉，因着那勺醋，都有着独特的兰溪风味。这味道，是夏季的味道，也是故乡的味道。我从小吃到大，以至于在外吃未加醋的凉粉时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而南昌的亲友也惊讶——凉粉竟然要搁醋，味道会有些奇怪吧？

去年父亲因腰椎间盘突出，出院后卧床，一直未完全恢复，不能久站，厨房的活儿也停了下来。暑假时，儿子有次说起想吃凉粉，我便叫了个外卖，凉粉里加了椰浆、蔓越莓干之类，据说是升级版凉粉，可吃着有些腻，不及父亲做得那么“像”凉粉。

之前看父亲做凉粉很轻松，我去超市购了盒

## 凉粉的味道

◎陈蔚文

粉，自己做才发现并不轻松。水和粉的比例要适中，过稀或过稠都会影响凉粉的口感，好容易做成一锅，用刀划开，也不及父亲划得那般工整，而是七零八落。盛入碗内，又发现薄荷水忘记提前放进冰箱。

手忙脚乱中，突然意识到许多的习以为常，都是因有了父母的承担。还想起每年暑假，父亲都会送我儿子爱吃的梅干菜饼来，这也是兰溪家常美食。梅干菜是父亲用新鲜“落汤青”（金华特有的一种菜）蒸晾自制的，擀面，摊成极薄的饼，细火慢煎，一张张金黄酥脆。

这个暑假，快满十八岁的儿子表示要下厨房，我非常支持。我建议他先学做凉粉，一定得让外公尝尝，看是否能做出外公从小吃到的熟悉味道。

## 不可忽视的“例外”

◎李伟明

城市斑马线上，一群行人正在有序穿过道路。忽然，一辆小车发疯般冲过来，瞬间截断人流，数名不幸者直接被撞飞，有的在空中打了几个转才掉落在地。

这个惨绝人寰的镜头，若非在视频上真实呈现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在网上查了一下，类似的惨剧居然在多个城市上演过。我不知道自己看到的视频是哪个城市的——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，我愤怒的是竟有这等恶毒之人。

斑马线是原始意义的安全通道，在城市道路，行人走在斑马线上，按理说有安全感的。但这只是通常情况下，若是遇到不按套路出牌的司机，不管是技术问题，还是情绪问题或其他问题，他们在斑马线给行人带来的危险，便反而可能超过其他地方。因为在斑马线上，很多人也许是放松状态的，比如在别处横穿马路往往更大意些。

如果大家守规矩，斑马线当然是安全的，但只要冒出一个不正常的驾驶人，斑马线就谈不上绝对安全。因为这种“例外”的存在，所以不管什么时候过马路，行人都要靠提高警惕，千万不要以为有了相应的设施和制度就万事大吉。车来车往处，马路杀手随时可能出现，真正的安全恰恰需要人们随时保持安全意识。

何止是过马路的问题，世间万事，都有必要考虑到“例外”因素。推行某个措施或者出台某项政策，如果想搞“一刀切”，一定要考虑到某些特殊情况，并视情节开出一道口子。比如经济活动中，收款方为求高效便捷，取消现金交易，要求付款方扫码支付。这个时候就要思量，虽然当前微信使用者巨多，但并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程度，有些农村老年人不怎么使用微信，取消现金交易，他的生活或将受到影响。此外有些地方为了环境美观，要求农村拆除土坯房，房子墙体统一装饰成某

种风格。这时就要探讨，有些土坯房可能有保留的价值。

“例外”是一种客观存在。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有个情节：黄眉僧被少年慕容博一指戳中左胸，按理说应当毙命当场。慕容博也以为大功告成，没想到，黄眉僧的心脏偏右而不偏左，他因此侥幸死里逃生。这种事情倒不是作者瞎编，据说，医学上确实有内脏反位的情况，还不仅仅是心脏的问题。甚至有的人天生就多一根手指头或少一个脚趾头之类的，所以，在设计生活用具时，便要充分考虑这些。现在很多公共场所开辟了残障人士通道，一些服务行业专门针对某种特例推出个性化服务，这就是一个进步。

不考虑“例外”因素的人，很容易进入认识误区而不自知，哪怕是博学如苏东坡，也犯过这种小错误。有典故说，有一天，苏东坡去拜访王安石，见他的书桌上有一首尚未写完的咏菊诗：“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满地金。”苏东坡看了，心里发笑，认为菊花耐寒，不可能被吹得满地都是，反正他没见过这样的场景，于是续了两句：“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。”王安石看到后，知道苏东坡自以为是，便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

苏东坡在黄州住到秋天，某日看到菊花纷纷落地的情景，这才醒悟自己错了。

我有一年冬季去登山，偶见杜鹃在高山盛开，甚觉惊奇，后来，再登了几座高山，发现这种情况还不少见。如果没有这次经历，看到谁写文章说冬天在山上看到杜鹃花，难免认为他是在胡说。其实，多些生活阅历，打破惯性思维，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，就可能自觉防止中了“经验主义”的招。

人生有限，世事无常。简单看问题，难免有疏漏，把事情做周全，需要我们拥有全局视野、系统思维，随时注意到种种“例外”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一次次“意外”。



## 茶「品」

◎黄小舟

我一直以为，人们喜欢品茶，是因为茶有回甘。当茶入口时，开始尝到的是苦味，但慢慢地，便有了回甘。直到有一次在朋友家品茶，我对茶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朋友泡好一杯茶，放在我的面前，还没有等我端起茶杯，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茶香，那茶香随着我的呼吸，沁入肺腑，给我一种清爽通畅之感。朋友说，茶有苦味，但它散发出来的却是茶香，可谓“苦自己，香别人”。这句话让我回味与深思。

朋友说茶“苦自己，香别人”，这不正是一种茶“品”吗？是茶的一种优秀品质啊。原来，茶有回甘，是因为茶在“苦自己，香别人”中以苦为乐、以苦为甜啊！而生活中，有一种人也似这茶，也让我有一种深深的敬佩。

人们喜好评茶，其中一个原因是茶“品”好。品质好，人们才乐意与之交往，以之为友，茶如此，人亦如此。

